苏州作家研究·徐国强+范培松 主编

Jing Ge
荆歌 卷

朱红梅 / 杨若虹［编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在 www.ertongbook.com

责任编辑　李又顺
装帧设计　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

苏州作家研究·徐国强+范培松 主编

Jing Ge
荆歌 卷

朱红梅 / 杨若虹 [编著]



荆歌

复旦大学出版社

总序

◎ 徐国强

众所周知，拥有两千五百年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苏州自古以来文坛就极为繁荣，有范仲淹、范成大、冯梦龙、金圣叹、顾炎武……在风起云涌的现代，我们则有苏曼殊、周瘦鹃、俞平伯、苏雪林……这些名字不仅在苏州文学史上，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一颗颗璀璨的文学星辰，他们共同构成了苏州的文学传统，当然也构成了我们民族优秀文化的一部分。

新时期以来，苏州地区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作品。像陆文夫、苏童、范小青等人早已走出苏州的小巷，走向了更为广阔的地理、社会空间。

苏州作家们身上或多或少浸染了苏州这方水土给予他们的滋养。他们各自在自己的创作园地里进行不懈的人生、社会思考和艺术创造，他们将苏州文化、苏州地方的人文风景一一精彩地汇聚笔下，形成了我国文坛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其中的优秀代表，有的已在文坛上有了广泛、深远的影响，有的正引起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与读者的关注，他们将一种带有地域特色的人生、社会思考注入文学史的洪流，并与更大的领域发生着交流与碰撞。

有感于此，我主持编写了这套丛书。它是一部着眼于苏州“地方性”的文学丛书。立足于某一时段的苏州文学，侧重展现新时期苏州文坛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影响，是以并列的形式展现一段时期作家、作品及其相关研究。希望能够以“点”见“面”，总结

苏州文学过往的经验，启发各方面的新识与思考。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丛书着眼于检阅与展示新时期以来苏州文学的得失与成就，选取了其中富有代表性的作家及相关研究资料。在确定选择哪些作家对象时，我们根据综合条件，由苏州市文联党组主持，几上几下地召开了多次座谈会，广泛地听取了各方面意见，最后确定了九位作家。这样难免要忍痛割爱，舍去许多同样为苏州文学的繁荣、丰富作出了杰出贡献的作家。他们或仍居苏州，在自己的文学领域里默默耕耘；或已移居异地，将吴文化的底蕴与精神气质带到了更广阔的天地里去，在与不同文化、文学精神的对照、碰撞、交流中，影响了更大的人群，也反过来充实了苏州文学的蕴含与拓展了苏州文学未来发展的可能性空间。在这里，我们或可期待未来有更充实的苏州作家研究资料面世。

本丛书是对苏州近二十多年文学的一种检阅，我希望，它的出版能够引导苏州文学界藉此观照自身，在发扬既有精神传统的同时，继往开来，不断创新，创造更加丰富、厚实与辉煌的苏州文学的明天……

本丛书的编者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编成此书，尽量做到资料翔实、全面，它无疑将为广大读者与研究者提供一扇了解苏州作家与苏州文学的窗口。全书共分九卷，都以类似的体例编成，当然，由于种种局限，丛书难免有不足之处，欢迎各界人士批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录

CONTENTS

第一辑　我想我能飞起来

朱红梅　还是一片小城月光　003
——荆歌传
荆　歌　激情与迷失　015
荆　歌　王千马　我们的写作不会呈现虚伪的崇高　022
荆　歌　《爱与肾》自序　029
荆　歌　姜广平　我想我能飞起来　033
荆　歌　生活的正反面　059
——关于中篇小说《父与子》
荆　歌　写作的间隙　062
荆　歌　爱与损害　064
——关于中篇小说《兔》

第二辑　从存在之途到羽化之境

韩雪临　葛红兵　穿过镂空的生活　069
——荆歌近期小说解读

汪　政　断线的风筝　076
——对荆歌小说的一种说法
吴义勤　刘永春　从存在之途到羽化之境　088
——荆歌小说论
林　舟　荆歌和他的小说　112
张光芒　穿行在恐惧与炫耀之间　120
——荆歌论
王　干　落花时节又逢君　129
李敬泽　荆歌之痒　131
刘秀芳　张清华　性、政治、历史恐惧症及其他　134
——关于荆歌的长篇小说《枪毙》
吴义勤等　关于荆歌长篇小说《民间故事》的讨论　143
叶　开　小人物的诗篇　150
——读荆歌长篇小说《爱你有多深》
李洁非　堕落是什么字眼　152
陈晓明　在偏斜中发掘荒诞的诗性　156
——评荆歌的《鸟巢》及其他
施战军　看《鸟巢》说荆歌　162
齐　红　《十夜谈》：在日常的传奇中穿行　165

第三辑　名篇回眸

荆　歌　惊愕奏鸣曲（中篇小说）　169
朱红梅　让无力者有力，让有力者有爱　204
——《惊愕奏鸣曲》赏析
荆　歌　口供（短篇小说）　208
杨若虹　不知所踪的来路和去向　221
——《口供》赏析

第四辑　打开荆歌的写作地图

朱红梅　作品篇目　227
朱红梅　研究资料索引　235

第一辑

我想我能飞起来

还是一片小城月光
激情与迷失
我们的写作不会呈现虚伪的崇高
《爱与肾》自序
我想我能飞起来
生活的正反面
写作的间隙
爱与损害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还是一片小城月光

——荆歌传

◎朱红梅

阅读一个人的作品就像置身在一条陌生的河流，情动于中的时候，就化身为其中的一条水草，愉悦并招摇着。当然，对于荆歌这条小说的河流，我还想浮上水面，仔细地体味一下他的顺逆流，看清楚他的来龙去脉。这是我作为一个读者额外的野心。

童年是片流徙的云

荆歌最初的两篇小说发于《苏州杂志》1988年底的创刊号上。短篇，一篇《特异功能》，另一篇《逝者如斯》。荆歌在成为小说家之前就开始写诗歌和散文，所以他的牢骚也带有一半的诗意："写作其实真的也是一件十分虚无的事情。如果把它当作'事业'来做，真的有时候很虚无。你看，曾经写出那么好的小说，并没有被多少人注意，它就过客一样从面前走掉了。谁还会去钩沉呀？现在年产量日产量那么多，还有网络上成吨成万吨的产量，谁会去到尘封的故纸堆（那些发表了我小说的老刊物，真的已经是故纸堆了！）里再找出来读？"

为了得窥全豹，我真的去翻了"故纸堆"。《特异功能》还有着明显的象征意味，这是荆歌在后来的写作中主观上极力规避的。《逝者如斯》里的人物情节后来被重新敷衍放入了长篇《枪毙》里，语言上可能是顺应杂志的"苏味"风格，反倒有些别扭生硬。关

注这两个短篇是因为它们开启了荆歌的小说之门。

荆歌生于1960年，正值一个繁殖苦难和伤痕的年代。十岁那年，因为同学的指控，荆歌成了写反标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一年后，他被释放了，代价是父亲做为“幕后黑手”被关了起来。“反标”事件在他和父亲之间烙下了疼痛的记忆，父亲从此“变成了一个彻底仇恨子女的人”，对他的打骂一直延续到他成年。《枪毙》里的“我”身上有着荆歌的影子。家庭是沉闷和压抑的，金色与梦那么的遥不可及。童年是片流徙的云，被搬家风吹来吹去。十六岁搬了八次家，生活很早就向他充分展示了复杂和荒诞的一面。他的成长伴随着痛苦的催化，苦涩的根基是一早就埋下的。高中毕业后，荆歌进入一家照相馆工作。后来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被苏州地区师范录取，《鸟巢》中的“我”也是荆歌的影印版。1980年，他开始担任教职。之后的八年间，荆歌流动着，从一个中学到另一个，这无疑成为《粉尘》、《爱你有多深》、《我们的爱情》等长篇小说生活的源流。其间，荆歌的写作梦开始发酵。他出版了两本诗集，写了一些散文。1988年，荆歌的生活在这里拐了个弯，他放弃教职，调入了吴江文化馆，他的小说之旅也从此展开。也许小说就是荆歌打开自己的一把钥匙，他从此开始不知疲倦地“说”，说得眉飞色舞，近乎失控，一说就说了拉拉杂杂几百万字。那些在键盘上十指如飞的辰光，他的身体里一定有着汩汩流动的声音，流淌着那些从灵魂深处来的字字句句：

我说着自己爱说的话，我的想象爱往哪儿飞就飞往哪儿。我的舌头像蜥蜴、青蛙和蛇一样，恣情翻卷飞舞，我‘说’得昏天黑地，忘乎所以。

——荆歌《激情的迷失》

他如此形容自己高涨的创作欲望和激情。上世纪九十年代，空前宽泛的文学环境在酝酿和形成中，旧有规则受到无情冲击，个人的演说与表演欲望正在逐步占领自己的舞台。他的出场，是在喧哗处平添一份喧哗，虽然时时有着被淹没的危险，但他的写作没有显出任何懈怠。《口供》、《太平》、《粉尘》、《惊愕奏鸣曲》、《再婚

记》、《卫川和林老师》、《民间故事》、《爱你有多深》、《鸟巢》、《雨夜花》、《父与子》等数目可观的长中短篇，陆续发表于《收获》、《人民文学》、《上海文学》、《钟山》、《大家》、《作家》、《花城》等知名刊物上。一段时期内，翻开全国各地的杂志，几乎到处能见到荆歌，朋友毕飞宇笑着打趣："少写一点吧荆歌，留点版面给别人。"荆歌摊开长长的手臂，貌似一本正经地说："我一个人在乡下，除了写作，我还能做什么？"此时的荆歌定居在小城吴江，2002年他成了省作协的专业作家。写作对他而言，关乎灵魂，也关乎饭碗。他热爱着这份既能取悦自己，又能产生"经济效益"的职业。从写第一篇小说到现在，十几年时间，单单长篇，荆歌写了有十部之多。如此的丰饶多产得益于当下的文学气候，也与温馨的家庭氛围密不可分。婚姻让曾经总是想羁留于家庭之外的荆歌有了宁静的栖息地，"我现在的家庭，几乎是从前家庭的反面。她是那么阳光，那么温暖，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每一个角落都没有阴影"。"我现在生活得很好，从来都没有这么好过"。看书，看碟，煮饭，写作……这份没有边际的自在宁静让荆歌心无旁骛，又杂念丛生。这时候的荆歌其实是一棵植物：根基吸收着童年不幸的肥沃的养料，枝叶却沐浴着阳光、和风、细雨，是苦难和幸福互为表里的生活，催生了累累的小说之果。

用写作擦亮人生

荆歌是个烹饪高手，这不限于能为家人和自己煮出美味可口的饭菜，他还赋予自己的小说五味俱全的品格。"五味俱全"也许是个不准确的表述，作为调味师的荆歌把甘甜这一味完全倾注在了日常生活中，小说里剩下的却是戏噱、辛辣、酸、苦的猛料。

较早的长篇《粉尘》，以忧伤垫底，外表是温润亲切的；后来的《枪毙》就显现出暴戾之气，结尾处亲人疯的疯，逃的逃，让人紧张，心乱如麻；《爱你有多深》、《情途末路》写得无所不用其极，塑造了一男一女两个末路鬼的角色，他们的人生让人绝望得直打摆

子;《鸟巢》是作者精心编织的一个陷阱,失而复得的相机里残存的底片,洗出来却是罗丽老师的身影,结局的这种旁逸斜出让人如作者所预期的坠入云里雾里;《十夜谈》谈的就是怪力乱神,匪夷所思,最后一个故事是借鬼魂之口讲出来的,恐怖到极致。《我们的爱情》写了三个人的爱情,却设置了一个无处不在的打岔者——蒋志冲。这个人物像一剂药似的让三位主人公的爱情变味,腐烂……怅然若失。相当篇幅的中短篇,如《口供》、《太平》、《再婚记》、《雨夜花》等,总是被死亡、谋杀等等暴力书写所缠绕。

荆歌的小说表情一改他日常的温情脉脉,有点冷漠,灰暗。透过他小说里飞扬的尘土,我们能看到他那张似笑非笑,不耐烦的脸。荆歌相当多的小说都是以第一人称来进行叙述的:我如何如何……小说里随处可见"我"的影子,但也仅仅是影子而已,这是荆歌的记忆被想象的风吹动的结果,而不是生活本身。生活永远是不尽如人意的,人生总有着需要抵抗的东西。写作中的这种抵抗,赋予了荆歌小说不随大流的品性。他的书写不对世风人情作白描式的还原,也没有被欲望裹挟,荆歌用出格的想象和笔墨撕开生活温馨的装裹,告诉读者,里面有你不知道的真相。大部分情况下,主人公都是一脸愁苦地行走在路上,与各种意外的人和事相遇相逢。一些想从小说里看到风雨过后就是彩虹之类的"伪生活"的读者难免要失望了,荆歌从不提供廉价的慰藉和安抚,阳光留给别人去写吧,他更关注每个人身后的影子:它们长长短短,是一连串的耐人寻味。

《枪毙》是离政治最近的一部小说。它从政治事件进入而后又悄然远离,叙述围绕着一群人和他们的隐秘生活饶有兴味地展开:"我"、卫川、阿田、迟阳、顾大安、阿娆、玲宝……叙述者用政治事件这个大汤勺,把所有人的生活搅成了一锅浑水,然后停下来,看这些人在漩涡里挣扎和起伏。政治事件只是推动情节铺展开来的道具,作者真正关注的是挣扎的个体如何在眩晕中宣泄欲望和安置自己的灵魂。结果呢,"我"和阿娆曲里拐弯的爱情最终败给了随时来临的夜半敲门声——那生活里无处不在的干扰;母亲和小泡都精神失常;哥哥刺伤玲宝被关进大狱继而跑了出来……无论

是凋敝、疯狂还是逃遁，人生的灰暗失常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这并不是叙述的重心，重心在于，从闹剧到悲剧的行进中，叙述者透过最微小的细节来检视人物的内心，即便是深到灵魂里的褶皱，作者都试图抹平来看。母亲和哥哥如何变成凶手？我和阿娆最终为何灰败颓废？写作到了深处，不再满足于讲述生存现状是什么样，而在于剖析它为什么是这样，以及人在这种现状中挣扎和存在的意义。



长篇小说《鸟巢》书影

《爱你有多深》、《情途末路》像是姐妹篇，也是荆歌小说中最让人耿耿于怀的例子。《爱你有多深》让张学林从一个规矩的学校教员变成杀母凶手，他的人生就像自由落体，毫不犹豫地向深渊步步逼近。《情途末路》的计帜英，从对母亲逆来顺受到沦为杀母帮凶，最后被男友出卖而被迫跳车身亡，成了“一具已经被蛆虫吃光了血肉的骨架子”。他们都是被命运捉弄得昏天黑地的小人物，他们的生存和情感历程较之别人要坎坷得多，进入这样的小说让人难过。就像读完了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人们会不解地问一句：“赵朴斋、赵二宝兄妹不是为非作歹的恶人，为什么下场却较之任何人都凄惨呢？”荆歌在写的时候也是动了恻隐之心的：“写着写着，自己都觉得张学林是不是太苦了？”但这还是左右不了他写作的初衷：“我写张学林这样一个人，觉得我是将人与命运的关系这个问题进行一次打开，试图与生命的本质更接近些。虽然调子灰暗，但它接近真相，表达了我对人生对命运的认识。”（《关于长篇

小说〈爱你有多深〉答叶开问》）作者不把小说简化为一纸审判书，赏善罚恶；他用笔扼住人物的喉咙，试图用小说世界里的狰狞来提醒现实里懵懂麻木的心灵：人生的悲剧性是悬在每个人头顶的一柄剑，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就会落下来。

小说里的光怪陆离是荆歌对人生解读以后的艺术呈现，指向是百川归海式的："生活里会有无数的小快乐，但总体上来讲，人生是可悲的。"这就是荆歌的"底子"，他并不介意在各个场合亮出来。小说里那些扭曲的、夹杂不清的爱、恨、忧伤和恐惧……一切的迷雾皆来自于此。这句话总让人联想到张爱玲的另一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在用想象力和语感搭建起来的小说世界里，这样一群心思细密，敏感多情的人借助笔穿梭于喜悦和恐惧、悲观和畅达之间，用写作将现实变得别开生面：暗淡的心情逐渐向明媚过渡，灰暗的人生开始向华美升华。所以读荆歌的小说不快乐，但写小说的荆歌是快乐的。他的小说常常有着一种贯穿始终的冷幽默，对现实保持着提取趣味的能力。充满激情的想象和灵动自如的语感是荆歌的秋千架，他一次次地蓄势待发，每一次的冲高都划过一条独特和自由的弧线，也让他捕捉到飞翔的快感。荆歌在《慌乱》后记中坦言，他不愿意去描摹"结结实实的生活"。他甚至亮出了"生活模仿艺术"的招牌，这种有点极端的倒置让人看到了荆歌一种写作的姿态——一种从常规突围的努力。尤其是在汪洋恣肆的想象力和语言的助推下，他小说里的情节和人物部分或完全地偏离了常规，当然，也相应地获得自由。

一片小城月光

不管小说的秋千荡得有多高，惯性总让荆歌重新回到地面。荆歌的小说是有根的写作，他总是不知不觉就回到童年和故乡，他的笔总被心底最熟悉的事物所牵引。莫言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但你当了作家之后，这个童年就显得特别重要。我想，这肯定是一种职业性的需要，也就是说，每个作家都有一个自己最初的出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